

金太阳丛书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JINTAIYANG CONGSHU



雪驹

XUE JU

冯苓植

FENG LINGZHI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太阳丛书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雪 驹

XUE JU

冯苓植

JINTAIYANG CONGSHU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RB05 108

I287.4
1447

B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驹/冯莹植著. —石家庄: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8.12

(金太阳丛书)

ISBN 7-5376-1854-2

I. 雪… II. 冯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737 号

选题策划: 张杏坦

主 编: 陈建功

责任编辑: 张杏坦

装帧设计: 宁成春

插 画: 杨志刚

*

金太阳丛书

雪 驹

冯 莹 植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9.625 印张 19 万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6.60 元

ISBN 7-5376-1854-2/I·7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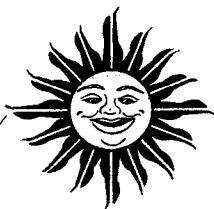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冯苓植，中国作家协会委员，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国家一级作家。原籍山西代县，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茫茫的戈壁草原上。其作品自成一格，颇有影响，曾先后获全国及自治区和部分省市文学奖，有的篇章并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多种文字。其条目已被列入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、《当代作家百人传》，以及英国剑桥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国际作家辞典》等国内外多部辞书。

寄希生于少年儿童
就是寄希生于未来！

為蒼植 九六



序



严文井

太阳是一只每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。

鸟儿的翅膀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它的翅膀？——童年时代的我曾经这样发问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你看远远的那鸟儿，你看得见它的翅膀吗？

它可不像鸟儿在飞！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待着呢！——我还是不明白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它怎么没飞！它一天就从天东头飞到了天西头，哪只鸟儿能这么飞！

它到哪儿去喝水？到哪儿去睡觉？——我望着老人坏坏地笑。

老人说，它飞了一天了，就到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歇着去了；飞了一天了，身子也脏了，就到一个叫咸池的地方洗澡去了。晚上，它又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上睡觉去了——那树叫扶桑。第二天，它就从扶桑树上飞起来。它要飞起来的时





候，翅膀就发出光来了。先染红了天边的云彩，又映红了天边的海水。它就那么把翅膀一扑扇，腾地飞起来了。它一飞起来，天下的鸟儿都啁啾欢唱，也扑扇起翅膀来……

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。譬如，那个汤谷，那个咸池，究竟在东边还是在西边？太阳，这只金色的鸟儿，它可是从东边飞到西边了呀，它从哪儿又绕回东边的呢？又譬如，那棵很大很大的扶桑树，它种在哪块地上？用不用浇水？用不用培土？……然而，就在老人说到那只金色的鸟儿如何抖动翅膀，放出光来的一刹那，说到它腾地飞起来的一刹那，无数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是的，那只金色的鸟儿就是这样飞起来的——它抖抖翅膀，云彩红了；它抖抖翅膀，海水红了；它轻轻地舒展它的身躯，腾地跃起，确实就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……

长大了才知道，老人的故事来自远古。

远古就有老人的故事。远古也有孩儿似的疑问。

我读过屈原的《天问》。我记得他提了一百七十多问。我觉得，他朝天发问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样，刨根问底，无尽无休。

我也读过屈原的《离骚》。我记得他也曾一时把所有的疑惑置之脑后。他说，漫漫长路啊，何等遥远，我将上下而求索。我要到咸池饮饮马，我要把马缰拴到扶桑树上歇歇脚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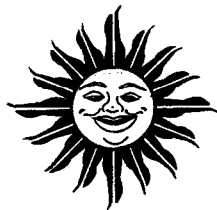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折一根嫩枝拦挡太阳，让我走得从容而逍遥……他的沉迷却又和我孩提时代的沉迷无异，多么美丽多么斑斓！

金色的太阳是一只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，是一只自有人类以来永远引人疑问却又令人沉迷的鸟儿！

1998.3.1



第一章



歌者说，你记得吗？

我回答，我记得！当时我刚过六岁，正被孤零零地扔在一座破破烂烂的蒙古包里。

歌者说，风刮着，雪舞着……

我回答，风雪搅成了一团，茫茫的大草原刹那间便被席卷了。天地间只剩下一片银白，就像有无数白发魔怪在田野呼啸冲撞着。我只感到，破烂的毡包随时有被抛到半空的可能，被粉碎、被撕裂、被掷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！我哭了，我只被吓得蜷缩在烂羊皮袄里哭了。

歌者说，孩子的泪水不丢人。

我回答，可刚刚流下我的面颊，就变成了一颗又一颗的冰珠了。本能驱使着我伸出双手呼唤了：阿妈！我要阿妈……

歌者说，在孩子看来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母亲的怀抱！

我回答，是的！母亲……

歌者说，那你就从这儿唱起吧！

我回答，是时候了……



是的！是时候了！我已经六十多岁，回忆似乎就应该从这一天开始。

就是这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……

像踢碎了苍天一样，把无数冰雪肆虐地向一个六岁的孩子头上泼洒。当然，只要太阳一出来蓝天还是依旧的，但对于我来说生活却从这一天彻底改变了。

我永远失去了慈爱的母亲，而草原上却多了一匹银白的小生灵。

马，一匹将载着我未来的马……

暴风雪降临的前半晌一切尚似乎是美好的。破烂的蒙古包里有母亲点燃的牛粪火。暖融融的，还闪闪发着光。随着火苗的欢腾跳荡，一贫如洗的毡包里仍充满我童年的幻想。更何况，母亲从王府门前捡了几根剔残了的牛骨，火架子上正煮着一锅砸断后熬成的牛骨汤。没有肉，却仍残存着诱人的肉香。对于一个奴隶的孩子来说还需要什么呢？这大概就是稚嫩记忆中最好的生活。

五十多年前草原的天地……

我等待着。虽然垂涎欲滴，不住吸吮着自己的手指头，但我却仍在坚持等待着阿爸的归来。我为他感到自豪，须知他是我们草原最出色的驯马手。现在他作为王爷手下的牧马人，正在往峡谷牧场里收拢着马群。我只知道为阿爸感到骄傲，并不知道他在酷暑和寒冬里饱受艰辛。

眼前尚没有暴风雪，只有热腾腾的牛骨汤。

而且阿妈似乎也并不在意。不但相信阿爸牧马的经验，并且坚信那高山环抱的峡谷牧场足以为马群挡风避雪。他们不是孩子，经历暴风雪肆虐多了。谁料，当暴风雪开始在草原上徘徊，在气温骤降中还是从峡谷牧场中传来了不



样的消息。马群是在峡谷中安然无恙，但一匹母马却在隆冬要罕见地生马驹了。出人意料，却在阿妈的脸上显出几分惊喜。不是牧人是很难理解这份感情的，草原上的妇女永远怀着虔诚的心情迎接着每个小生命的降临。

谁料，暴风雪霎时也变得更狂怒了……

雪舞，风狂，漫天抽打着无数条雪鞭。气温骤然又在下降，致使毡包里的干牛粪火也黯然失色了。牛骨汤顿时也失去了诱惑力，我只感到了像剥光了衣服那么冷。这时，我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。望着母亲的怀抱，我终于伸出了双手扑去：阿妈！我要……

但蒙古包的门却先被推开了！

来人报讯说，母马难产，竟使经验丰富的牧马人也束手无策了。阿爸说，女人！峡谷需要个女人……阿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匆忙推开怀里的我站起来了。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：在茫茫的大草原上“爱畜如子”绝不是一句空话。草原上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孰轻孰重，我只能像个小男子汉似的目送着母亲走了。

阿妈说，孩子！别怕！有佛爷和你同在！

我回答，我、我会点旺牛粪火……

阿妈说，冷了，先喝一碗牛骨汤，它会使你浑身变得暖暖的！

我回答，我不！我要等阿爸阿妈回来一起喝！

阿妈说，好孝顺的儿子……

母亲走了，走出蒙古包消失在漫天的风雪中去了。那背影是令人终生难忘的，即使望不见了仍让人感到她那慈爱的力量。我虽然在严寒中孤独地颤栗着，但绝对不怀疑母亲会马到成功的。明天，当暴风雪平息后，在母亲的微



笑中肯定会闪现一匹欢蹦乱跳的小马驹的！

草原上的孩子从小就爱马……

这是一种外人很难理解的特殊感情。老人们常说，诗歌和骏马是牧人的双翼！几乎每个孩子都从小企盼着早早有这么一双翅膀。就连放了二十年马群的父亲也常常这样自语说，我的马！多会儿我能有一匹自己的马……但马群都是属于王爷的，人们只能望着王爷的马群激动。

须知，骏马的驰骋就象征着自由……

为此，我从小竟在不知不觉中知道了许多马的故事。比如这匹即将产驹的母马，我便听了不少有关它的传说。阿爸就曾告诉我，这是一匹非常出色的马。骨骼匀称，肌腱发达，起跑就像脱弦的飞箭一般。就不该桀骜不驯，孤芳自赏，常常把看不顺眼的人摔下马鞍。又因为王府不喜欢它那灰色，竟一直未敢把它晋呈在王爷面前。据说，即使作为专供生育的母马，它也敢于对种马挑三拣四。一直未见得它生一匹马驹子，竟常常离群飘逝得无影无踪。这次，等它又飘然从远天远地再归来时，牧马人这才惊讶地发现它已怀上一个小生命。各种带有传奇色彩的说法颇多。有人说，它这是向远天借来一颗种儿。有人说，小马驹的父亲可能是远地的一匹野马。也难怪！那远天远地很少有牧人涉足，恶煞煞的丛莽中常有原始野马野驴的出没。

但更出奇的说法还来自于阿爸……

父亲是一个忠厚正直的牧马人，一辈子难得有过一个好梦。他的话从来是足斤足两的，没把握宁可保持沉默。可有一天早上他却对阿妈说，他做了个梦。清清晰晰地望见一条哈达从云端飞来，洁白如银，徐徐地向着自家破烂的蒙古包飘落……说也怪！也就是在这一天那失踪的母马



归来了，而且父亲还发现它意外地怀上了小马驹……当时母亲只是说，这是阿爸想有自己的马想疯了！天上飘下了一条哈达，洁白如银，奴隶家哪来的吉祥如意？莫非预示着一场隆冬的暴风雪？

好像是被母亲言中了……

灰色母马的传奇色彩果然被暴风雪淹没了。没有梦中那银白的哈达，有的倒是峡谷中母马垂死的呻吟。但我不在现场，只是孤零零地待在被雪暴摇撼的破烂蒙古包里。我才六岁，尚只能够一面哭泣着一面添旺牛粪火，还有就是守着那锅残骨熬成的牛骨汤，我苦苦地等待着阿爸阿妈归来，一起热热地喝。

我终于在期待的困倦中睡着了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也或者是因为那锅牛骨汤散发出的丝丝温馨。母亲熬的，使我渐渐地进入了梦境。好像是阿爸曾经梦过的，我又在恍恍惚惚地再重复一次。起初是可怕的，暴风雪似乎把我卷向了半空。我稚气地惊叫着，只能学着阿妈那样呼救：佛爷保佑！佛爷保佑……真的！佛爷似乎马上就显灵了！刹那间，乌云翻滚的天空又变得青碧如洗，肆虐的暴风雪竟渐渐收缩着化成了一条哈达。洁白如银，正托着我飘飘忽忽向草原降落。在一片耀眼的祥光中，我终于落进了自家的蒙古包里。但那哈达并不因此而飘去，还在我的眼前浮动，还在我的眼前闪烁着银白的祥光。

阿妈！我大叫一声清醒了。

梦！我明明知道是个梦！但眼前却没有了阿妈，而是真真切切地呈现着一团银色的云。像一条哈达收卷了，还在我的眼前浮动着。阿妈！阿妈！我又大叫了两声。这回我终于看清了，蒙古包里确确实实再没有了母亲，而阿爸



却意外地归来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的手里似捧着一条洁白的蜷缩的哈达，但我这次揉过眼看清了，这是一匹不安分的银色小马驹。还很衰弱，却挣扎着总想要动。啊！我这才知道，我已经整整睡了一晚上。天晴了，雪住了，暴风雪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，只留下一个银色的梦还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。飘荡的哈达，真的化成了一匹洁白的小马驹。

阿妈！我开始惊喜地呼唤母亲了。

但我却突然发现父亲的面颊上落下的两行泪。强悍汉子的，像钢珠一般。我一怔，蓦地只觉得一种不祥的预感便涌向了心头。我的眼珠子不住转动着，开始四处搜寻着母亲慈祥的身影。我猛地像脱弦了的箭冲向门外，发疯似的向着茫茫的雪野发出呼唤：

阿妈！阿妈！我要阿妈……

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上，除了像马头琴低吟般的风儿徘徊外，再没有任何声息回答。只留下那稚嫩的呼叫：阿妈！阿妈！我要阿妈……在海海漫漫的雪原上不断回荡着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我的嗓子开始滴血了，我猛扑到冰雪堆里不会动了，这时我才听到有谁轻轻走到我的身旁。我猛一抬头，便不由得扑进她的怀抱哭叫了：

索布姐姨妈……

是索布姐姨妈。母亲最好的朋友，我家最近的邻居。但在草原上最近的邻居，蒙古包间也往往相距两三里。不能用城市的概念思考，牧野便是牧野。比如说，索布姐姨妈的丈夫是一根套马杆，这就令现在的孩子更难理解。我现在只想说，除了阿爸阿妈，当时我便把索布姐姨妈视为世界上最可亲的人了。因为她不但像母亲那样美丽善良，



而且她还有个和我同岁的小女儿：珊丹！我们是交换吃着母乳一起长大的，谁也熟悉对方阿妈的怀抱。

多亏索布姐姨妈来得及时……

我被抱回了蒙古包，阿爸仍在那里抱着银白的小马驹一动不动，泪珠仍在面颊上淌着，但浑身却仍旧像被昨夜的暴风雪凝固了。小珊丹也在，正露出一双黑亮的眸子，小模小样地望着我，充满同情，似又怕把呆滞的阿爸惊乍了。还有许多牧人，也大多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回来了，还是索布姐姨妈的轻柔话语使这凝固的场面松动了。

她说，敖特纳森回来了……

我是叫敖特纳森。我轻轻喊着：阿爸！

她说，大哥！别光自己抱着，小马驹身上还留着 he 阿妈的爱！

我又想起了梦中的哈达，但我却又在哭叫：我要阿妈……

她说，快给孩子，母亲的爱！

阿爸的双手终于松动了……

事后我才知道，在我酣睡之后峡谷中有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夜晚。暴风雪发狂地抽打着，马群惊恐地嘶叫着，而那灰色的母马却怎么也生不下来。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已使它精疲力竭，但它却仍挣扎着要表现它孤芳自赏的性格。即使面对熟悉的牧马人，它也开始表现出特有的桀骜不驯。狂躁不安，总想独自一个远离马群。阿爸明白，高傲的烈马常常选择孤独的死亡。选一处更荒更野更人迹罕至的崖头，一声长嘶纵身跃下万丈深渊。还好！母亲及时赶来了。以她特有的女性气质，终于唤醒了灰色烈马的母爱。它在阿妈的爱抚下开始挣扎着产驹了，似宁愿粉身碎骨也要迎



来这个小牲灵。但马驹的难产竟连老练的牧马人也从未见过，他们是在猛地一次血崩后才见到一个血团崩出的。气温还在下降，就连山崖也快冻裂了。灰色母马显然不行了，就连血团中的小牲灵也随时有冻成冰坨的可能。这时，在狂怒的暴风雪中奇迹发生了。那垂死的灰色母马竟站了起来，用它口中尚剩的一丝余温不断地舔刷着那血团团，直到一匹银色的小马驹出现在一摊摊殷红的血迹中。随之便是一声悲绝的长嘶，紧紧盯住那小牲灵一动不动了。至死未倒，目光不移。在场的牧马人一个个被惊呆了，有的甚至当即滴下了泪。

关于母亲……

我也是事后才知道。母亲是当时落泪最多的一个。灰色母马在严寒中化成一座冰雕，阿妈当即把那抖抖瑟瑟的小马驹搂在了胸前。这好像是草原妇女特有的善良天性。她们绝不会因畜群是王爷的或是他人的而听之任之，而是把照料每个小生命当做自己的天职。更何况，稚嫩的小生命总是激发着人们的爱心。只不该阿妈似乎忘记天气太冷太冷了，竟把自己的破皮袍子脱下覆盖在小马驹身上。还当即决定，即使背着、扛着或用皮袍子拖着，也要尽快把小马驹弄回自家的蒙古包里。它太需要温暖和乳汁了，再在暴风雪肆虐的峡谷里只会很快地冻死或饿死。我崇高的母亲啊！心头惟独没有只穿着褴褛内衣的自己。完全可以想像，在茫茫的雪野上，阿妈是如何负重艰难地跋涉着。一步、一步、又是一步，还有铺天盖地的暴风雪劈头扑面的裹胁和席卷。终于，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！山谷外的一个草坑，现在却被暴风雪抹平变成了冰雪的陷阱。母亲失足栽进去了，顿时面临着严寒的没顶之灾。按说她是可以